

白
话
新
编

治
鑑
資
通

足本全译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白话新编

资治通鉴

黄超 张彦修 主编

(二)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白话新编资治通鉴卷第八十

晋纪二 赵癸巳(公元273年),止己亥(公元279年),共七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

泰始九年(癸巳,公元273年)

春,正月,二十二日,密陵元侯郑袤去世。

二月,二十五日,乐陵武公石苞去世。

三月,立皇子司马祗为东海王。

吴国任命陆抗为大司马、荊州牧。

夏,四月初一,发生日食。

当初,邓艾的死,人们都认为他受冤含恨而死,可朝廷中却无人替他辩白。等武帝即位,议郎敦煌人段灼上奏章说:“邓艾一片忠诚却蒙受谋反的罪名,平定巴蜀而父、母、妻三族却遭到杀戮;邓艾秉性固执急躁,爱夸耀自己,不能同同僚和谐相处,故无人替他申诉。臣私下认为,邓艾本来是屯田上一个养牛的农夫,后来得到君王宠任,位极人臣,功成名就,七十岁的人了,还有什么需求呢?只不过由于刘禅刚投降,边远郡县还没归附,就矫称得到君令,承受制命,权且稳定社会秩序。钟会有谋反之心,畏惧邓艾的声威,便利用邓艾表面上违反君令这一点,捏造出邓艾谋反之事。邓艾接到诏书,就遣散强劲的士卒,甘愿接受捆绑,不敢懈怠,是因为他知道见到先帝后,一定不会被判死罪。钟会被杀以后,邓艾的部属将吏,愚蠢地聚集起来,自行决定追回邓艾,砸坏了囚车,解开邓艾的捆绑;邓艾身处困境,进退两难。他从未和心腹身有什么预定的谋划,却怎么也免不了被杀,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?陛下开创新朝,气量宏大,说是可准许邓艾归葬祖墓,偿还他的土地房舍,把平蜀之功封给他的

后代,使得邓艾盖棺以后,论定谥号,死无遗憾。如此天下追求声名的人士、想要建功立业的臣子,必定会赴汤蹈火,乐于为陛下效命了!”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,却未采纳。正巧皇帝向给事中樊建询问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政策,说:“我难道就得不到像诸葛亮一样的贤人来做臣属吗?”樊建跪拜行礼,说:“陛下了解邓艾的冤屈却不肯纠正,即使得到了像诸葛亮一样的人,该不会像冯唐说的那样吧?”皇帝笑着说:“你的话启发了我的想法。”于是任命邓艾的孙子邓朗为郎中。

吴国有不少人谈论吉祥的预兆,吴国君主向侍中韦昭询问此事,韦昭说:“这些东西就如同平民家庭筐篋中寻常的物件罢了!”韦昭兼领左国史,吴国君主想要为他的父亲作本纪,韦昭说:“文皇没有登过帝位,应当是列传,不应作本纪。”吴国君主不高兴,韦昭渐渐受到责难。韦昭担忧,自陈年老体衰,请求免去侍中、左国史两个官职,不被批准。当时他正患病,需要医疗看护,欲辞职的心意更为急迫。吴国君主和群臣喝酒,不管能喝不能喝,一律以七升为标准。轮到韦昭,独以茶代酒,后来也被强迫喝酒。吴主醉后经常命令侍臣嘲笑玩弄公卿,以揭露别人的隐私短处为乐事;群臣偶尔有些缺失,就被捆绑起来,甚至被诛杀。韦昭以为,这些行为在外面是互相伤害,在心里也增长怨恨,致使群臣关系不和,并非好事,所以他只是与别人互相辩论经书大义而已。吴主以为韦昭不接受诏令,不忠心,于是清算前后的怨愤,下令收禁韦昭,交付刑狱。韦昭在狱中上言,呈献所写的著作,希望因此免于一死。但是吴主责怪他的书籍污秽陈旧,反而加重责罚;于是杀了韦昭,把他的家属迁徙到零

陵。

五月，任命何曾兼任司徒。

六月，二十九日，东海王司马祗去世。

下诏选择公卿以下官员的女儿，以充实六宫，若有藏匿者，以不敬法律的条文论罪。采选完毕以前，暂时禁止天下的婚嫁。皇帝命令杨皇后去挑选，皇后只选取洁白高大的女子，而不选取美丽的女子。皇帝喜爱卞氏的女儿，想留下来。皇后说：“卞氏是出了三代皇后的家族，不可以委屈她身处低贱地位。”皇帝发怒了，就亲自选择，选中的人用大红纱巾系住手臂，公卿的女儿作为三夫人、九嫔，二千石、将、校的女儿补充到良人及其之下的侍女行列中。

吴主喜爱的姬妃派人到市集中抢百姓的财物。司市中郎将陈声一向为吴国君主宠幸，就对这些掠夺者依法惩处。姬妃向吴国君主申诉，吴国君主发怒了，借别的事，烧红锯子割断陈声的头，把他的躯体抛弃在四望山下。

十年（甲午，公元274年）

二十五日，皇帝下诏说：“近代以来，不少被宠幸的姬妾而登上了皇后贵妃地位，扰乱了尊卑的秩序。从现在起，不能够以待妾为正室。”

皇帝又下诏求取良家与下级将吏家的女子入宫，以备选择，母女在宫中号啕大哭，声音传到宫外。

吴国左夫人王氏去世。吴主悲痛地思念她，几个月不出宫门，送葬的礼仪十分隆重。这时何氏由于太后的缘故，宗族骄纵横行。吴主舅父的儿子何都，相貌很像吴主，民间传说：“吴主已死了，继位的是何都。”会稽郡又谣传：“章安侯孙奋就要做天子了。”孙奋的母亲仲姬的坟墓在豫章郡，豫章太守张俊为此替他扫除坟墓。临海太守奚熙写信给会稽太守郭诞，责备国家政策；郭诞只是上告了奚熙的信件，没有禀报民间谣传。吴主发怒了，逮捕郭诞入狱。郭诞害怕了，功曹邵畴说：“有我邵畴在，明府何必担忧？”于是前往官府自陈说：“我在本郡任职，职位最高。以为民间纷杂的流言，本非事实，又厌恶它的污秽，不忍让君主听

见，想要隐藏污垢，不形之于文字，止住浮躁之言使之归于平静，谣言就自然消失。所以郭诞默默听从了我自以为是的意见，。造成的过失，实在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我不敢逃避刑诛，所以向有司自首认罪。”于是他自杀了。吴主这才免去郭诞死刑，送交到建安去修造船只。派遣舅父三郡督何植收捕奚熙。奚熙调兵防守，他的部下杀了他，将他的头送到建业。又把张俊车裂了，他和奚熙的三族都尽遭杀戮；同时，还杀死了章安侯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。

秋，七月初六，皇后杨氏逝世。起初，皇帝因为太子不聪慧，担心他不能做嗣君，曾经私下里探问皇后；皇后说：“确立子嗣，是依据长幼而不是贤愚，怎么可以改动呢？”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为贵嫔，很得皇帝的宠爱，皇后病重，担虑皇帝会把贵嫔立为皇后，造成太子地位不稳，躺在皇帝的膝盖上哭着说：“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有美德姿色，希望陛下选进以充六宫。”皇帝流泪答应了她。

皇帝委派前太常山涛担任吏部尚书。山涛主持官吏选拔十多年，每当一个官职缺额，就选择几个才能和资历适于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准备上奏，得知皇帝心中已对某人有所偏爱，就明显地进奏上去。皇帝所用之人，有的不是山涛列在首位的人，众人不了解此情，以为山涛不分轻重随意选拔，就向皇帝进言。皇帝因此更亲近喜爱他。山涛甄别选拔人物，都逐一写出简单评语而后上奏，当时人称作“山公启事”。

山涛向皇帝推荐嵇绍，请求任命他做秘书郎；皇帝发诏书征召。嵇绍因为父亲嵇康获罪被杀，闭门隐居，想推辞不受。山涛对他说：“为你着想多时了，天地四时，尚有变化，何况是人呢？”嵇绍于是接受命令，皇帝委派他做秘书丞。

起初，东关战役失败，文帝问下属官员说：“最近的战事，该谁承担失败的责任？”安东司马王仪，是王修的儿子，他回答说：“责任在主帅。”文帝发怒说：“司马想要把罪责推给我吗？”下命拉出去杀了他。王仪的儿子王裒痛

心父亲遭遇意外灾祸，隐居教书，三次诏书征召、七次官府任命，皆不赴任。他从未面朝西方坐过，在父墓旁造了个草房，早晚扒在柏树上哭，眼泪滴在树上，树因此而枯萎了。诵读《诗经》读到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时，没有不泪流满面，弟子们因此而不敢讲习《蓼莪》。家中贫穷，只好计算人口而后耕地，估量身材而后栽树养蚕；有人向他赠送财物，他不接受；帮助他，他不答应。弟子们私下里替他割麦子，王袁就把麦子抛弃，他终于一生不做官，死于家中。

臣司马光以为：从前舜杀死了鲧而禹却侍奉舜，是不敢废弃公事。嵇康、王仪，都是因不当罪名而死，嵇绍、王袁不在晋朝当官，是可以的；嵇绍如果没有荡阴之役中表现出来的忠诚，恐怕不会避却君子们的讥评吧！

吴国大司马陆抗病重，呈上奏章说：“西陵、建平，是国家的屏障，又处于上流，两面受敌。若是敌人乘船顺流而下，就像星奔电驰，不是可以依靠其他部队增援所能拯救危境的。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，而不只是国土受到侵占的小危害。臣下的父亲陆逊，从前在西部边境进言说：‘西陵是国家西边的门户，虽说容易防守，却也容易丧失。如果失守的话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郡，整个荆州都不是吴国所有了。假若有了忧患，应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争夺。’臣下以前乞请屯驻三万精兵，而主事的官员依据旧例，不肯派兵前来。自从步阐反叛后，兵员更加减少。现在臣下统领千里土地，对外抗拒强敌，对内安抚各个蛮族。可是现在的士卒，才只几万人，羸弱疲惫，已很久了，很难应付突发事件。臣下愚蠢地认为，各个王子仍很年幼，不必使用兵马来妨害重大事务。此外，黄门宦官实行占募制度，士兵百姓为避免徭役，逃去列入占募名册中。请求特地下诏检查，全部清理出来，用来补充到国土常常受到敌人侵略的地方去，使得臣下所统辖的部队，足够地达到八万，简省各种杂务，同心协力进行防御，差不多就可以无忧无虑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十分值得忧虑了。臣下死了以后，请求关注西部

边境的安全。”在陆抗去世后，吴主命令他的儿子陆晏、陆景、陆玄、陆机、陆云分别统领士卒。陆机、陆云都擅长写作文章，在当时享有极高声望。

起初，周鲂的儿子周处，体力超人，不讲小节，乡里中都把他当作祸害。周处曾经询问乡里管事人说：“为什么现在四时和顺、年岁丰足，民众却不快乐，为什么呢？”管事人说：“三个祸害不除掉，有什么快乐可言？”周处说：“是哪三个祸害？”管事人说：“南山中的白额老虎，长桥下的大蟒蛇，连同你就是三个祸害了。”周处说：“如果乡里所憎恶的只有这些，我能除掉。”于是他进入南山寻找老虎，射死了它；他跳入水中，杀死了大蟒蛇；随后就跟随陆机、陆云求学，专心致志读书，磨炼品行，刚到一年，州郡都交相辟召。

八月，十九日，把元皇后安葬在峻阳陵。皇帝和群臣脱去丧服，博士陈遵加以评论，认为“现在所实行的，是汉朝皇帝的权宜之制；太子不担当国家大政，自然应该穿完孝服。”尚书杜预认为：“古时候天子、诸侯对于父母的三年之丧，开始时如同百姓一样穿上齐衰、斩衰的丧服，安葬之后就脱去丧服，静默不言地住着，以服心丧来完成丧制。所以周公不说殷高宗服丧三年，而说是‘谅闇’，这是服心丧的明文；叔向不讥讽周景王脱去丧服，而讥讽他饮宴享乐太早，表明葬礼之后应该脱去丧服，周景王只不过违背了谅闇的礼节。君子对于礼节，关键是保存在心中；礼不只是指玉帛等礼器而言，丧礼又哪里只是穿上丧服的意思呢？太子出朝要抚慰军队，留守要代行处理国政，不能算没有国事，应该改不时之哭为朝夕一哭，脱去丧服，以静默不言来完成三年的丧礼。”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。

臣司马光认为：圆规和曲尺是用来画方形和圆形的，因此，平庸的工匠没有圆规和曲尺，方形和圆形的器物就不可能制作出来；丧服是用来表达悲伤之情，因此，常人不穿丧服，悲伤之情就得不到安慰。《素冠》这首诗，就是为此而写。杜预巧妙地假托《书经》、《左传》来附和

人们的议论,论善辩是够善辩的了,臣下却以为不如陈逵的议论那样质朴简要、厚重诚实。

杜预因孟津渡口危险,请奏在富平津建造一座跨河桥梁。议事的人认为:“殷代、周代在此建都,经历很多圣君贤臣而不建造桥梁,一定有不能建桥的原因。”杜预坚决地请求建造。等到桥梁建成时,皇帝率领文武百官亲临聚会,举杯对杜预说:“不是您,这座桥造不起来。”回答说:“不是陛下的圣明,臣下也不能施展技巧。”

这一年,邵陵厉公曹芳去世。当初,曹芳被废,迁到金墉城,太宰中郎陈留人范粲身穿百姓服装去送别,悲伤之声感动了周围的人;后来就佯称患病不再出门,佯装发疯,不再说话,住在乘坐的车中,脚不再踏地。子孙们有婚姻、任官的大事,就秘密地去征询他的意见,他合意的,神色就不变;他不合意的,就睡不好觉,妻子儿女就凭这些了解他的心意。儿子范乔等三人,都抛弃学业,不和世人交往,在家中侍奉父母,足迹不出乡里。等到皇帝即位时,下诏以二千石官吏的俸禄养病,另外赏赐绢帛一百匹,范乔因父亲病重,推辞不敢接受,范粲不言语,就这样过了总共三十六年,在他八十四岁时,他死在寝卧的车上。

吴国中书令贺邵中风,不能说话,离职好几个月。吴主怀疑他假装,收捕后交付酒藏,严刑拷打以千计数,始终不说一句话,于是烧红锯子割断他的头,把他的家属迁徙到临海。又杀死楼玄的子孙。

夏,六月,鲜卑族拓跋力微再次派遣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入朝进贡,将要回去,幽州刺史卫瓘上表请求留下他,又秘密地用金银财宝贿赂各部落的大人,来离间他们。

二年(丙申,公元276年)春,令狐丰去世,弟弟令狐宏继任,杨欣征伐,杀了他。

皇帝患重病,等到病好了,群臣前去祝福。下诏曰:“每当想到感染瘟疫而死去的人,就为他们感到悲伤。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的病好了,就忘记了百姓的艰难困苦呢?”一概拒收,所送礼品的。

当初,齐王司马攸得到文帝的宠爱,每次见到司马攸,就拍着床叫他的小名说:“这是桃符的座位!”好几次几乎立他为太子。文帝临终时,对皇帝叙述汉代的淮南王、魏国的陈思王的故事,并哭泣起来,握着司马攸的手交给皇帝。太后临终,也流泪对皇帝说:“桃符性格急躁,可是你作为兄长又不慈爱,我如果一病不起,担心你一定容不下他,因此嘱咐你,不要忘记了我的话!”皇帝病重时,朝野人士都归心于司马攸。司马攸的妃子是贾充的长女。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:“您的两个女婿,亲疏相同,立君主当立有德者。”贾充不作回答。司马攸一向讨厌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统的狡诈阴谋,荀勖于是让冯统对皇帝说:“陛下前些时的病如果好不了,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附,太子虽想让位,又怎能免于死亡呢!应该派他回到封国,以使国家安定。”皇帝暗中采纳了这个建议,于是把夏侯和调任光禄勋,收回了贾充的兵权,但官位待遇依旧。

吴国施但叛乱,有人向吴主诬告京下督孙楷说:“孙楷不即时前去征讨,心怀不测。”吴主多次责备他,征调为宫下镇、骠骑将军。孙楷疑虑恐惧,夏,六月,带着妻子儿女前去投降,被任命为车骑将军,封丹阳侯。

秋,七月,吴国有人对吴主说:“临平湖自汉末以来就荒芜淤塞,老人说:‘这个湖淤塞了,天下就要大乱;这个湖开通了,天下就会太平。’近来无缘无故忽然又开通了,这是天下就要太平,青色车盖进入洛阳的吉兆。”吴主将此事询问奉禁都尉历阳人陈训,回答说:“臣下只能观望云气,不能通晓湖的开通淤塞里面的道理。”他退朝后告诉朋友说:“青色车盖进入洛阳,将发生口含璧玉的事,这可不是吉兆。”

有人献上刻有“皇帝”字样的小石块,说是在湖边找到的;吴主大赦全国,改年号为天玺。

湘东太守张詠不交主派人到太守府杀了他,将他的首级传示各郡。会稽太守车浚公正清廉,很有政绩,当郡内因干旱发生饥荒时,上表请求赈济,吴主认为这是捞取个人恩惠,派遣使者去砍头示众。尚书熊睦稍有规劝,吴主

就用刀环撞死了他，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。

八月，二十一月，委派何曾担任太傅，陈骞担任大司马，贾充担任太尉，齐王司马攸担任司空。

吴国历阳山上有七个洞孔并列，洞孔里面黄中带红，世俗之人把它称为石印，说：“石印的封盖打开后，天下就会太平。”吴主派遣使者用牛、羊、猪三牲去祭祀。使者制作长梯，登上石洞，用朱砂在石面上书写说：“楚九州渚，吴九州都。扬州土，作天子，四世治，太平始。”归来后禀告了这件事。吴主十分高兴，封历阳山山神为王，大赦全国，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天纪。

冬，十月，委派汝阴王司马骏担任征西大将军，羊祜担任征南大将军，都设立府第，自行选用官吏，礼仪与三公相同。

羊祜上奏疏，请求征伐吴国，说：“先帝在西面平定了巴、蜀，在南面同吴、会讲和，天下才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；但是吴国北信弃义，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。机运虽是上天赐予，但功业一定要靠人力才能成就，不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消灭敌人，战斗就没有停息的时候。平定蜀国的时候，天下人都说吴国要一起灭亡了，从那时以来，已有十三年了。谋事的人虽多，决断的却只要君主一人。凡是因地势险要得以保全的，是因势均力敌的原因。如果国力轻重不等，强弱有别，即使有险要的地势，也不能保全国家。蜀国的地势，不是不险要，都说是一人拿着武器，千人都不能抵挡。等到进兵的时候，竟然未遇到屏障，乘胜席卷蜀国，直接打到成都，汉中的各个城池，都像鸟归了窝而不敢出来，并非没有作战意图，实在是力量不足以相抗衡。等到刘禅请求投降，各个军营壁垒都溃不散成军。现在长江、淮河的险阻赶不上剑阁，孙皓的残暴超过刘禅，吴国人的困苦比巴、蜀更严重，可是大晋的兵力比往日还强盛，不在这个时候平定天下，反倒设置兵力固守，让天下民众受征战戍守的困苦，兵将由强而衰，是不能持久的。现在如果率领梁州、益州的部队，水陆一起东下，荆、楚的士众

进到江陵，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的军队直接指向夏口，徐州、扬州、青州、兖州的军队一起在秣陵会合；以僻处一隅的吴国而抵挡天下的兵马，力量分散，所防备的地方都形势危急。带领巴郡、汉中的奇兵出其不意，攻击薄弱之地，一个地方失守了，全国上下都会动荡不安，即使出类拔萃人，也不能为吴国想出好办法来。吴国依凭长江建立国家，东西几千里长，受敌的地区广大，不会有安宁的时候。孙皓放肆无忌，对臣下颇多猜疑，将领在朝中不受信赖，士兵在野外遭受困苦，缺少保全国家的谋略和持久不变的思想；平时他们，就怀有去留的心思，我国军队到达时，一定有响应的人，终究不会同心协力地拼死一战，这是可以预知的。吴国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而不能持久，弓弩戟盾等兵器赶不上中原；只有水战是他们最擅长的，一旦进入他们的境内，长江就不再为他们所据有；一旦他们回到城池中去，他们失去了长处而只剩短处，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。我国军队孤军深入，人人有拼死斗志，而吴国人顾及家室，各自都有离散的心思。这样，出兵不超过三个月，就一定可以获胜。”皇帝非常地同意这个建议。可是朝廷官员的意见，都正在忧虑秦州、凉州的安危。羊祜再次上奏说：“平定了吴国，胡人就自然安定，只是要迅速扩大战功。”议事的人大多不赞同，尤其是贾充、荀勖、冯统，认为不能征伐吴国。羊祜叹息说：“天下不如意的事，十中常占七八。上天给与了不去求取，岂不是让亲历这事的人以后遗憾吗？”只有度支尚书杜预、中书令张华和皇帝的心意相同，赞同羊祜的谋略。

二十一日，立杨氏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元皇后的堂妹，又美丽又有妇德。皇帝刚娶皇后时，皇后的叔父杨珧上奏章说：“自古以来，一个家庭出两个皇后，没有能够保全宗族的。乞求在宗庙中收藏这篇奏章，日后发生了臣下所预言的事，能借此免除灾祸。”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十二月，委派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担任车骑将军，封为临晋侯。尚书褚翥、郭奕都

上奏章说杨骏心胸狭窄,不能担当国家重任。皇帝不接受。杨骏傲慢自负,胡奋对杨骏说:“你想依仗女儿更加强蛮吗?遍观前代,和皇帝家结亲,从来没有不被灭族的,不过是早晚的事而已。”杨骏说:“你的女儿不也呆在皇帝家吗?”胡奋说:“我的女儿给你的女儿作婢女罢了,怎么能对我产生什么利弊呢?”

三年(丁酉,公元277年)

立皇子司马裕为始平王;十六日,司马裕去世。

三月,平虏护军文鸯统领凉州、秦州、雍州各支军队征讨秃发树机能,击败了他,各胡族二十万人前来归降。

夏,五月,吴国将领郗颢、夏祥率领七千多人前来投降。

卫将军杨珧等人建议,认为“古代分封诸侯是用来作为屏障保卫王室的;现在各个王公都住在京城,不合保卫疆土的本义。另外,异姓将领居守边境,应该加派一些君主的亲属。”皇帝于是下诏,诸王各自以其封户的多少分为三等,大国设置三军五千人,次国设置二军三千人,小国设置一军一千一百人;各王担任都督的,都把封国迁到与都督住处相近的地方。八月,二十一日,改封扶风王司马亮任汝南王,出京担任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豫州诸军事;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、督鄆城防守事务;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,监并州诸军事;因为东莞王司马乂在徐州,改封为琅邪王;汝阴王司马骏在关中,改封为扶风王;又把太原王司马颙改封为河间王;汝南王司马柬改封为南阳王。司马辅是司马孚的儿子;司马颙是司马孚的孙子。其中没有担任官职的,都送回封国。各个王公留恋京城,都流泪离去。又封皇子司马玮任始平王,司马允任濮阳王,司马该任新都王,司马遯任清河王。

改封巨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,羊祜坚决推辞,不肯接受。羊祜每逢封官授爵,常常谦让,至诚之心一向显然,所以对他在分封列爵时辞爵的请求例外地加以允许。羊祜侍奉过两代君主,掌管机要,凡是国策谋划、政事损益,都

毁去草稿,世上无人得知详情;所推举的人皆不知是出自于何人在推举自己。他经常说:“朝廷任命官职,我却在私人家里谢恩,是我所不敢做的。”

冬,十二月,吴国夏口督孙慎攻入江夏、汝南,劫掠了一千多家民户离去了。皇帝下诏派遣内侍官员追问羊祜不追击的意图,并想要搬迁荆州治所。羊祜说:“江夏离襄阳有八百里路程,等得知敌人的消息时,敌人已离开几天了。步兵怎么能追赶得上?劳累军队来免除责罚,不是臣下的心意。从前魏武帝设立都督,大体上都和州的治所相近,这是因为兵力适于集中而担心被分散。国界之间,敌我各处一边,只需谨慎防守而已。如果总是迁移州的治所,敌人出没无常,也不知州治所处于何处最合适了。”

吴国君主因会稽人张儵常进谗言,特别受宠信,多次升官,做到司直中郎将,封列侯爵位。他的父亲是山阴县县卒,知道张儵品行不端,上奏章说:“如果任用张儵担任司直,一旦他犯了罪过我乞求不受牵连而处罪。”吴国君主答应了他。张儵上奏,设置弹曲二十人,专门举发惩处不守法的人,于是官吏和百姓各自以个人爱憎互相告发,牢狱暴满,全国上下一片忧愤之声,张儵大肆谋取私利,骄傲专横。事情败露,父子都遭到车裂。

卫瑾派拓跋沙漠汗回国。自从拓跋沙漠汗充当人质以来,在拓跋力微可汗身边的各个儿子多受宠信。等拓跋沙漠汗回来,各部大人一起诋毁他,可汗就把他杀了。不久,拓跋力微病重,乌桓王库贤和他亲密接近,掌管大权,因受到卫瑾的贿赂,想使各部落骚乱不安,就在殿堂前磨治斧头,对各个大人说:“可汗愤恨你们以谗言害死了太子,想把你们各人的长子也逮捕起来杀掉。”各个大人心中畏惧,都四处逃。拓跋力微因忧虑而死,死时年纪是一百零四岁,儿子拓跋悉禄即位,国势因此衰落。

起初,幽、并二州都与鲜卑接壤,东边有刘务桓,西边有拓跋力微,他们多次成为边境的祸患。卫瑾秘密地用计谋离间他们,刘务桓降

顺,拓跋力微身死。朝廷嘉奖卫瓘的功劳,封他的弟弟为亭侯。

四年(戊戌,公元278年)

司马督东平人马隆进奏说:“凉州刺史杨欣和戎人失去友好关系,一定会失败。”夏,六月,杨欣武威战败身死。

羊祜生病请求回朝,到京城后,皇帝命令他坐着车子进殿,不必下跪。羊祜当面陈述征伐吴国的计策,皇帝认为很对。因羊祜有病,不适宜多次进宫,皇帝另外派遣张华前去询问谋略。羊祜说:“孙皓暴虐到了极点,在现在可以不战而胜。如果孙皓不幸死了,吴国人另立贤明的君主,即使有一百万的军队,长江地带无法征服,这将会成为日后的祸患。”张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。羊祜说:“实现我志向的人,就是你了。”皇帝想让羊祜带病指挥众位将领,羊祜说:“攻占吴国不一定非要臣下去不可,但是在平定之后,就要耗费陛下的心思了。谋取功名的事,臣下不敢占有;如果大事完成之后,就要委任官职,希望您审慎地选择合适的人才。”

司州、冀州、兖州、豫州、荆州、扬州发生大水灾,螟虫祸害了庄稼。皇帝下诏询问主事官员:“如何帮助百姓?”度支尚书杜预上奏疏,认为:“现在的水灾,东南地区尤其严重,应该下令冀、豫州等地,留下汉代旧有的池塘,修整后用来蓄水,其余的池塘,全部打开,让水流尽,让饥饿的人吃到鱼虾、水草、螺蛳、蚌壳之类丰饶的水产,这是眼下满足日常生活的益处。洪水过后,积满了淤泥的土地,一亩就可收获几钟粮食,这又是明年的益处。放牧管理的种牛有四万五千多头,不必全部用来耕种驾车,有老了还没穿上鼻绳的牛,可以分出一部分来赏给百姓,让他们入春就耕种,粮食收获之后,征收他们的赋税,这又是几年以后的好处。”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,民众得到了他带来的恩惠。杜预担任了七年尚书,改进各种政务,不可计数。时人称他为“杜武库”,是说有了。他应有尽有的意思。

吴主忌妒超过自己的人,侍中、中书令张尚是张紘的孙子,善辩敏捷,言谈议论,常常出

人意外,吴主的忌妒愈来愈强积月累,以致于憎恨他。后来发问:“我的酒量可以与谁相比?”张尚说:“陛下有喝一百觚的酒量。”吴主说:“张尚明知孔丘没有为王,却把我同他相比。”于是发怒,收禁张尚。公卿以下官员一百多人,前往宫中叩头,请求减轻张尚的刑罚,才得以免除死罪,张尚被送到建安去建造船只,不久,吴主派人在建安杀了他。

冬,十月,皇帝征召征北大将军卫瓘任尚书令。这时,朝野上下都知道太子昏庸愚蠢,不能担当嗣君重任,卫瓘多次想启奏,却不敢开口;适逢在陵云台陪同饮宴,卫瓘假装喝醉了,跪在皇帝座位前说:“臣下想启奏一件事。”皇帝说:“您想说什么呢?”卫瓘想说却又停下来,只是用手抚着皇帝座位说:“这个座位很可惜!”皇帝领悟他的意思,就错开话题:“您难道是喝醉了吗?”卫瓘从此不再提起,皇帝召集东宫所有官属,为他们设立宴会,却密封上尚书台感到疑难的事,让太子处理。贾妃极为恐惧,请外人代作回答,引证了不少古书义理。随从张泓说:“太子不好学,这是陛下知道的,而回答诏书却引证很多古书义理,皇帝一定会追查代起草的人,太子更会受到非议和贬损,不如直截了当地按大意回答。”妃子极为高兴,对张泓说:“你就跟我认真地加以回答,有富贵我和你共享。”张泓马上拟就草稿,让太子自己抄写,皇帝读过后特别高兴,把答话首先交给卫瓘看,卫瓘大为不安,众人因此才知道卫瓘曾经有过进言。贾充秘密派人对妃子说:“卫瓘老奴才,几乎坏了你的家事!”

吴国人在皖城大力垦植,计划进犯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党派遣扬州刺史应绰发运进攻,击败了他们,斩下五千人首级,烧掉了他们积蓄的一百八十万斛粮食,践踏了四千多顷稻田,毁坏了六百多艘船只。

羊祜病重,推荐杜预代替自己。二十六日,委派杜预任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。羊祜去世,皇帝痛哭流涕。这一天,天很寒冷,鼻涕眼泪沾到胡须鬓发上都结成冰粒。羊祜临终嘱咐不能把南城侯的印章装进棺材。皇

帝说：“羊祜多年坚决推辞，人虽死而谦让依在，现在准许恢复他以前的封爵，以彰明他的高尚美德。”南方州郡的百姓听说羊祜死了，市集为之罢散，街巷中哭声不断。吴国守卫边境的将士，也为他落泪。羊祜喜欢在岷山上游玩，襄阳人在那里为他树立纪念碑建造庙宇。逢年过节，人们都去祭祀，观看他的石碑的人，无不流泪，于是大家称作它为堕泪碑。

杜预到达镇所，挑选精锐的兵士，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，大败张政。张政是吴国的名将，以没有防备导致失败而感到羞辱，不把实情禀告吴主。杜预想离间他们，于是上奏把战利品还给吴主，吴主果真召回张政，派武昌监留宪代替他。

十二月十三日，朗陵公何曾去世。何曾的衣食供养十分丰重，超过了君主。司隶校尉东莱人刘毅多次上奏，检举何曾奢侈豪华，皇帝因他是身居要职的大臣，不加追究。等到他去世，博士新兴人秦秀议论说：“何曾奢侈到了极点，名声传遍全国。宰相大臣应是众人的榜样，如果在世时尽情放纵，死后又未受贬斥，王公贵族还有什么怕的呢？现恭敬地依照《谥法》，‘名与实不相符合称为缪，乘乱取利行为放纵称作丑。’应该定谥号为丑缪公。”皇帝下诏赐谥号为孝。

前司隶校尉傅玄去世。傅玄性格严厉急躁，每次要上奏弹劾别人的罪状，有时还在傍晚，就捧着弹劾的奏章，整理好衣冠，走来走去不肯上床睡觉，坐等到天亮；因此，王公贵族子弟受到惊动而恐惧，朝廷风气大变。傅玄和尚书左丞傅陵人崔洪相友善，崔洪也是耿介正直的人，喜爱当面责备别人的过失，但背后从不议论，因此大家都尊重他。

五年(乙亥,公元279年)

春,正月,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。皇帝十分后悔,在朝廷叹息说:“谁能替我征讨这个贼子?”司马督马隆上前说:“陛下能任用臣下的话,臣下一定能平定他们。”皇帝说:“只要能平定贼子,怎么会不任用?只在于计策谋略怎样而已!”马隆说:“臣下希望招募三千名勇士,不

管他们的来路如何,我率领他们西进,贼子不难平定。”皇帝答应了他。初一,委派马隆任讨虏护军、武威太守。公卿大臣都说:“现在军队已经很多,不应无目的地设立奖赏招募兵士,马隆是个小将,胡说八道,不值得相信。”皇帝不听从。马隆招募兵士,能够拉得开四钧的弓、牵引九石弩的人就录取,他设立标志加以测试,从早上到中午,募到了三千五百人。他又请求亲自到武器仓库中选择兵器,武库令和马隆争执起来,御史中丞上奏对马隆进行弹劾。马隆说:“臣下就要献身于战场,武库令却供给魏朝时的破旧兵器,这不符合陛下使用臣子的心意。”皇帝下令随马隆选取武器,随后,发给三年的军需而派他出征。

当初,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以哥哥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,等到魏武帝把匈奴分为五个部落,任刘豹为左部帅。刘豹的儿子刘渊,幼年时就才智卓越,拜上党人崔游为师,广泛地学习经史书籍。曾经对一起受业的同学上党人朱纪、雁门人范隆说:“我经常认为随何、陆贾没有武功,绛侯、灌婴没有文才是羞耻的事,随何、陆贾遇到汉高帝却不能建立封侯功业,绛侯、灌婴遇到汉文帝却不能振兴教育,岂不是太可惜了吗?”于是他兼学武艺。等到成年,他的手臂很长,善于射箭,体力超过一般人,身长得人高马大。刘渊在洛阳充当人质时,王浑和儿子王济都很器重他,多次向皇帝推荐。皇帝召见他,一说话就很喜欢他。王济说:“刘渊有文武高才,陛下把东南的事交付他,吴国就不难平定了。”孔恂、杨琰说:“不是我们同族人,他的心思一定不同。刘渊的才华确实很少有人比得上,但是不能重用他。”等到凉州陷落,皇帝向李熹询问谁可任将领,王济回答说:“陛下如果能调遣匈奴五个部落的军队,赐予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,让他领军向西进发,秃发树机能的头就可指日斩下来示众。”孔恂说:“刘渊果真能斩下秃发树机能的头的话,凉州的祸患就将更为深重了。”皇帝于是不再考虑任用他。

东莱人王弥的家世中有,几代担任二千石

官职，王弥有学问，有胆量谋略，善于骑马射箭，青州人把他称为“飞豹”。处士陈留人董养见了王弥对他说：“你喜好混乱，巴不得出现祸乱，如果天下大乱，你是不会作文人的。”刘渊和王弥交好，对王弥说：“王浑、李熹因和我同州而了解我，经常称赞、举荐，反而成为我的忧患。”因而长叹流泪。齐王司马攸听到这件事后，对皇帝说：“陛下不除掉刘渊，臣下恐怕并州不能长久安定。”王浑说：“大晋正要安抚不同风俗的民族，怎能无依无据就怀疑杀死别人送来侍奉皇帝的儿子呢？德行度量该是多么狭啊！”皇帝说：“王浑的话很对。”正巧刘豹去世，委派刘渊接替，担任左部帅。

吴国桂林太守脩允去世，他的部下应该分给各个将领。督将郭马、何典、王族等人，几代隶属于脩氏家族，不高兴离散，恰好吴主核实广州户口，郭马等利用民众心理的不稳，聚集兵众进攻，杀死了广州督虞授，郭马自称为督交、广二州诸军事，派何典进攻苍梧，王族进攻始兴。秋，八月，吴国委派军师张悌任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任司徒，执金吾滕脩任司空；还没任命，又把滕脩更改为广州牧，率领一万军队从东路征讨郭马。郭马杀死了南海太守刘略，驱逐广州刺史徐旗。吴主又派遣徐陵督陶浚率领七千人，从西和交州牧陶璜一起攻打郭马。

吴国有鬼目菜，长在工匠黄考家中；有买菜，生长在工匠吴平家中。东观令按照典籍，把鬼目菜叫做芝草，买菜叫做平虑草。吴国君主派黄考做侍芝郎，吴平做平虑郎，还授给银质印章、青色丝带。

吴主每次和群臣会聚宴饮，都要让大家喝得大醉。吴主又安排十个黄门郎担任司过，宴会结束以后，各自奏上他们的过失，直视君主的，言辞有差错的，无不被举奏，重者被刑杀，轻者作为罪过记录下来，有的剥下脸皮，有的凿出眼睛。因此官员上下不和，无人肯为国家竭尽全力。

晋益州刺史王浚上奏疏说：“孙皓荒芜政务，沉迷享乐，凶狠无常，应该赶快征伐。如果

孙皓突然死去，另立贤明的君主，吴国就成强敌了。臣下造船已七年，每天都有腐烂的；臣下年纪已有七十，离死没有多少时间了。这三个条件一错过，就难以谋取吴国。我诚恳地希望陛下不要错失时机。”于是皇帝决定征伐吴国。恰巧安东将军王浑上奏章说孙皓想北上，边境防守军队都严密戒备，朝廷又决定等明年出兵。王浚的参军何攀奉命出使洛阳，上奏疏说：“孙皓一定不敢出兵，应该凭借严密的戒备，突袭是非常容易成功的。”

杜预上奏章说：“从闰月以来，敌寇只是下达严厉的命令，下游并没有军队溯江而上。依照事理和形势推测，敌寇的最后计策是当力量不能保全两边时，一定会保住夏口以东来苟延残喘，没有理由派众多的军队西上，使自己的国都空虚。可是陛下误信别人的话，就放弃根本大计，放纵敌人，就会留下祸患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假使出兵会导致失败，不出兵是可以的。现在事情已经作出了规定，一定要完备牢靠。假如这次出兵成功了，就会开创太平基业，不成功也不过耗费些时间，有什么可惜而不尝试一下呢！如果要等待明年，自然气候条件、人世上各种事情，无法跟往常一样，臣下恐怕到时候就更难了行动。现在是万无一失的时候，臣下的心里的确很明白，不敢含糊其辞，招致日后的忧患。请陛下考虑。”过了整整一个月，还没有得到答复，杜预又上奏说：“羊祜不首先和朝廷官员广泛地商议，而暗地和陛下共同制定这个计划，所以更招致朝廷官员很多的不同意见。不论什么事，应当从利弊上进行比较，现在这次行动的益处，十成中占了八九成，而弊端是一二成，最多不过是没有战功。一定要求让朝廷官员说出敌人衰败的兆头，也不能办到，仅仅是因为计策不是自己谋划，功劳不在自己身上，于是都对自己以前议论的过失感到羞耻，因而顽固坚持。近来朝廷中，无论大小政事，不同的意见都蜂拥而起，虽然人们的想法各各不同，也是由于仗依恩宠，不考虑以后的祸患，所以轻易地赞同或否定。自秋天以来，讨伐敌寇的形迹都已表现出来，现在

如果中途停止,孙皓也许由于恐惧而产生计谋,迁都到武昌,更加牢固地修建江南各个城池,把居民迁到远处,我们不能攻下城池,野外没有东西掠取,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就不能实现了!”皇帝正在和张华下围棋,正巧杜预的奏章送到,张华推开棋盘,拱手说:“陛下圣明英武,国家富裕,兵力强盛,吴主暴虐无道,杀害贤明才智之人,现在征伐他,可以不费吹灰之力,希望你不要对这事怀疑了!”皇帝于是答应下来。委派张华担任度支尚书,计算水路运输。贾充、荀勖、冯紘态度坚持争吵这件事,皇帝大怒,贾充脱下帽来认罪。仆射山涛退朝后告诉别人说:“如果不是圣人,外部安宁了一定有内部的忧患,现在留下吴国作为外部的忧惧,难道不是谋略吗?”

冬,十一月,晋国大规模地出兵征伐吴国,晋王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进兵涂中,安东将军王浑进兵江西,建威将军王戎进兵武昌,平南将军胡奋进兵夏口,镇南大将军杜预进兵江陵,龙骧将军王伷、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从巴、蜀顺流而下,东西兵力共二十多万,任命贾充任使持节、假黄钺、大都督,以冠军将军杨济辅助他;贾充坚决地陈说征伐吴国条件不利,并且说自己年老体衰,不能担任主帅的重任。皇帝下诏说:“如果你不前往,我就亲自出征。”贾充迫不得已,才接受符节黄钺,率领中军到南方,屯驻襄阳,对所有军队进行节制调度。

马隆向西渡过温水,秃发树机能等人率领几万兵士占据险要的地势进行抵抗。马隆因山路狭窄,于是制作扁形车箱的车子,又做木屋,安放在车上,这样流动作战,逐渐推进,走了一千多里,杀伤了很多敌兵。从马隆西进以后,音讯隔绝,朝廷为之担忧,有人说他已经战死。后来马隆的使者夜晚回京,皇帝拍手欢

笑,次日清晨,召见君臣,对他们说:“如果听从了各位的议论,就没有凉州了。”于是下诏给马隆授予符节,任命为宣威将军。马隆到了武威,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一万多户前来投降。十二月,马隆和秃发树机能发生激战,隆杀了他;凉州于是平定。

皇帝下诏询问群臣关于政事的改进问题,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:“国家和个人财货不充裕,原因在于设置的职官太多。往日都督有四个,现在加上监军竟达到十个;从前夏禹把天下分为九个州,现在的刺史几乎超过一倍;户口与汉代相比只有十分之一,而设置的郡县却更多;徒然地建立将帅幕府,动不动就有好几百,对国家防卫并无益处;五个等级的诸侯,平白无故地设置官属;全部的粮饷给养,都是出自于百姓,这就是国家和私人之所以贫困的原因。现在的当务之急,在于合并官职、停止劳役,上下致力从事农业。”傅咸是傅玄的儿子。当时,又商议减少州、郡、县一半的官吏来从事农业生产,中书监荀勖认为:“减少官吏不如减少官职,减少官职不如减少事务,减少事务不如心地清静。从前萧何、曹参辅佐汉朝,史书称说他们清静平和,百姓因而安静心齐,这就是所说的心地清静。抑制虚浮不实的言论,减少繁缛的文书,除去烦琐的规定,原谅微不足道的过失,有喜欢改变常规以便谋取益处的,一定加以诛罚,这就是所说的减少事务。把九卿并入尚书台,御史台交付三公府,这就是所说的减少官职。如果仅仅订出大的条例,凡是天下的官吏都削减一半,恐怕文武百官,郡国的事务,难易有所不同,不能以同样的比例去实施。如果政事荒废,都要重新恢复,或许受到激发,官职更加繁多,这不能不加以注意。”

白话新编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

晋纪三 起庚子(公元280年),止戊申(公元288年),共九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中

太康元年(庚子,公元280年)

春,正月,吴国大赦。

杜预率兵指向江陵,王浑从横江出兵,进攻吴国军事重镇和戍守之处所到之处,战无不胜。二月初一,王浚、唐彬打败了丹阳监盛纪。吴国人在长江沙滩上的重地,都用铁链横截江面;又制作铁锥,长一丈多,暗暗地放置在长江中,以阻拦舟舰进军。王浚造了几十只大竹筏,长宽一百多步,扎草为人形,身穿铠甲,手拿兵器,命令会游泳的人坐竹筏先行,遇到铁锥,铁锥附在竹筏上被带走了。他又制作大火炬,长十多丈,粗几十围,里面浇灌麻油,安放在船前,遇到铁链,就点燃火炬烧它,铁链熔化断绝,于是船只行进无所阻碍。初三,王浚攻进西陵,杀了吴国都督留宪等人。初五,攻进荆门、夷道两城,杀了夷道监陆晏。杜预派遣牙门周旨等人领八百奇兵,乘着夜晚坐船过江,袭击乐乡,立起很多旗帜,在巴山点起火来。吴国都督孙歆心中畏惧,给江陵督伍延写信说:“北方来的各路军队,竟然飞渡了长江。”周旨等人埋伏在乐乡城外,孙歆派遣军队出城去抵御王浚,大败而归。周旨等指示埋伏士兵跟随孙歆军队入城,孙歆没有发觉,士兵跟到军帐下,俘虏了孙歆回来。初八,王浚攻杀吴国水军都督陆景。杜预进攻江陵,十七日,攻占城池,斩了伍延。于是沅水、湘水以南,直到交州、广州,各州郡都望风投降,交出印绶。杜预秉持符节,口称王命来安抚他们。总共斩

杀、生获的吴国都督与监军有十四人,牙门、郡守有一百二十多人。胡奋攻占了江安。

十八日,皇帝下诏:“王浚、唐彬在平定巴丘后,与胡奋、王戎一同平定夏口、武昌;顺流长驱直入,一直打到秣陵。杜预应当镇守零陵、桂阳,安抚衡阳。大军经过后,荆州南部必定会传送一道征召的文书使降服,杜预等人各出拨出兵力以加强王浚、唐彬的力量,太尉贾充移兵屯驻项县。”

王戎派遣参军襄阳人罗尚、南阳人刘乔率兵与王浚联手攻下武昌。吴国江夏太守刘郎、都督武昌所有军队的虞翻都投降了。虞翻是虞翻的儿子。

杜预和各军将领在一起商议,有人说:“有一百年历史的敌人,不可能全部攻得下来。现在正是春天,江水渐涨,难以长久驻扎,应该等到冬天,再大举伐吴。”杜预说:“以前乐毅凭着洳西的一战,从而吞并强大的齐国。现在军威已经振奋,就好比劈开竹子,劈了几节之后,其余的都会迎刃而解,没有再要下手的地方。”于是对各将领指示作战策略,一直打到建康。

吴主听说王浑南下,命令丞相张悌指挥丹阳大守沈莹、护军孙震,副军师诸葛靓,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。到达牛渚,沈莹说:“晋国在蜀训练水军很久了,我上游的各支军队,一向没有戒备,名将都死光了。由年轻的人担当大任,恐怕无法抵御。晋国的水军一定会到达这里,应该积蓄众多的兵力等待他们的到来,同他们大打一仗,如果碰巧取得胜利,长江以北自然能够平定了。现在渡守长江,和晋国大军作战,不幸吃了败仗,那么吴国就要灭亡了!”张悌说:“吴国将要灭亡,是人人知道的,不在于现在的作战。我担心蜀兵到了这

里,大家心里惊骇畏惧,不能再整军了。趁现在渡江,还可以同他们决战。如果战败身亡,一同为国牺牲,死无遗憾。如果取得胜利,北方的敌人逃跑了,军队声势增长万倍,就可以乘胜向南,在中途迎击,不必担心不能破敌。如果依照你的计划,恐怕士卒都逃光了,坐等敌人到来,君臣一起降敌,却没有一人为国家而战死,不也是很羞辱的事吗?”

三月,张悌等人渡过长江,在杨荷包围王浑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;张乔的军队仅七千人,他们关闭栅门请求投降。诸葛靓想要杀了他们,张悌说:“强大的敌人就在前面,不应该先管小股部队;而且杀死降军是不吉利的。诸葛靓说:“这些人因为救兵没有到,力量小,打不过我们,所以假装投降来延迟我们的前进。不是真心降服的。如果不处置他们就前进,他们一定会成为日后的祸害。”张悌不采纳他的意见,对降军只加安抚就继续前进了。张悌同扬州刺史汝南人周浚,排好阵势互相对峙,沈莹率领丹阳精锐士兵、刀盾手五千人,连续三次冲向晋军阵地,晋军都不可动摇。沈莹退兵,士众秩序混乱,将军薛胜、蒋班趁其混乱而发动进攻,吴军士兵逐渐逃奔溃散,将师不能阻他们,张乔从后面加以攻击,在版桥大败吴军。诸葛靓带领几百人逃走,派人去迎接张悌,张悌不肯离去,诸葛靓亲自去拉着他说:“国家存亡本由天命决定,不是您一人支撑得了的,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?”张悌流泪说道:“仲思,今天是我死亡的日子!还在我是个孩童的时候,就被您家丞相所赏识提拔,往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,辜负了贤人对我的知遇眷顾。现在为国家牺牲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”诸葛靓再三拉扯他,他都不动,于是就流着泪放开他离去。诸葛靓走了一百多步,回头看他,他已被晋军杀死,晋军同时斩下了孙震、沈莹等七千八百人的首级,吴国人大为震动。

起初,皇帝诏书命令王浚攻克建平以后,接受杜预的调度,他到建业以后,接受王浑的调度。杜预到了江陵,对各位将领说:“如果王浚打下建平,就顺流而下,直驱而入,威名显

赫,不让他接受我的调度;如果他打不下建平,我也没有机会对他进行调度。”王浚到了西陵,杜预给他写信说:“足下已摧毁吴国西部屏障,就应直取建业,征伐数代遗漏了的敌人,把吴国百姓从困苦中解救出来,然后整治部队,回到京城,这也是人间奇迹!”王浚非常高兴,上表呈献杜预的信件。等到张悌战败而死,扬州别驾何惔对周浚说:“张悌统帅吴国全部精锐部队在这里被消灭,吴国朝廷内外无不感到震惊惶恐的。现在王龙骧攻下武昌,乘胜东下,所到之处都攻占了,吴国土崩瓦解的形势已指日可待。我以为应急速率兵渡过长江,直接攻向建业,强大的军队突然开到,夺去他们的胆量气魄,可以不战而胜!”周浚认为他的计谋很好,让他禀告王浑。何惔说:“王浑不明事机,只想谨慎小微心以求免除过错,一定不会听从我的建议。”周浚坚持要何惔禀告王浑,王浑果真说:“接受诏书只命令我们屯驻长江以北抵抗吴国军队,不让我们轻率前进。贵州军队虽然英勇,难道能独自平定江东吗?现在违背诏令,胜利了不值得称赞,如果不能胜利,造成的罪过就深重了。而且诏书命令龙骧将军接受我的调度,贵州只要准备好自己用的船只,同时渡江就是了。”何惔说:“龙骧将军战胜万里征程上的敌人,以已经完成的功业来接受指挥,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事。而且明公作为上将,应看到可以进军就进军,哪能全都等待诏令呢?现在乘机渡过长江,有十足胜利的把握,还有什么怀疑和顾虑而犹豫不决的呢?这使本州上上下下都失望不满。”王浑仍不听从。

王浚从武昌顺流直指建业;吴主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领水军一万人去抵御,张象的部队望见晋军的旗帜就投降了。王浚的兵甲布满长江,旌旗耀红了整个天空,声势十分强大,吴国人感到非常恐惧。

吴国君主嬖幸的臣子岑昏,借着奸险谄媚、阿谀奉承手段,官位升到九卿,喜好兴办土木劳作,成为百姓痛苦的事。等到晋军就要来临之时,殿中几百个亲近的人叩着头,向吴主请求说:“北方的军队日日逼近,可是我军都不

愿作战,陛下将怎么办呢?”吴主说:“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”回答说:“只是由于岑昏的缘故。”吴国君主只说了一句话:“如果是这样,应该杀掉这个奴才向百姓谢罪!”众人赞同说:“是!”于是一起起去拘捕岑昏;吴主络绎不绝地派出使者去追赶、阻止他们,但他们已经杀掉了岑昏。

陶浚将要征讨郭马,到了武昌,听说晋军大举进入境内,带兵回到东边。到了建业,吴主召见,向他询问水军情况,他说:“蜀地的船只都很小,现在要是得到两万士兵,乘坐大船同他们作战,就足以打败他们。”于是集合部队,向陶浚授予符节斧钺。第二天就要出发,头天晚上,士兵们都逃跑溃散了。

这时,王浑、王浚及琅邪王司马伷都已临近京城,吴国司徒何植、建威将军孙晏,都送印信符节到王浑那里表示投降。吴主采取光禄勋薛莹、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,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、王浚、司马伷,以请求投降。又给群臣送信,痛责自己,并说:“现在大晋平定天下,正是英雄豪杰显露气节的时刻,不要因为改朝换代,损伤了自己的志向。”使者首先把君主的印玺送给了琅邪王司马伷。十五日,王浚的水军通过三山,王浑派遣使者邀王浚暂且过去商议事情,王浚扯起风帆,直开建业,回报说:“风大浪急,不能停靠。”这一天,王浚八万士兵,并船而行长达百里,击鼓呼叫着进入石头城。吴主反绑着双手,用车拉着棺材,到军门前投降。王浚解去他的绳索,烧掉棺材,请入军帐内相见。收取吴国地图户籍,共攻占四个州,四十三个郡,获取五十二万三千民户,二十三万兵士。

朝廷听说已经平定吴国,群臣都向皇帝祝福庆贺,皇帝握着酒杯,流着眼泪说:“这完全是羊太傅的功劳。”票骑将军孙秀不肯去祝贺,朝着南方流泪说:“往日讨逆将军年方二十就以一个校尉的官职创立基业,现在后面的君主却放弃了整个江南,宗庙陵寝,从此成为废墟,高高在上的青天,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!”

吴国还未攻下的时候,大臣们都认为不能

轻率进兵,只有张华坚持认为一定可以攻下吴国。贾充上奏章说:“吴国不能够全部平定,就要进入夏季了,江淮地区低下潮湿,必然会引起瘟疫。应该诏令各军退回,以便日后作打算。到时即使腰斩张华,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。”皇帝说:“这是我的意见,张华不过与我相同罢了。”荀勖又上奏,应该采纳贾充的奏章。皇帝不听从。杜预听说贾充上奏请求退兵,赶忙上奏章据理力争,使者走到轘辕山,吴国已经投降。贾充惭愧畏惧,前往宫中请罪,皇帝对他进行安抚而不怪罪。

夏,四月二十八日,皇帝下诏赐给孙皓归命侯的爵位。

二十九日,大赦天下,改年号。聚会饮酒五天。派遣使者分别到荆州、扬州安抚民众,吴国州牧、郡太守以下官吏都不更换;废除苛刻的政令,一概实行简易的法规。

滕脩征讨郭马,没有取胜,听说国征伐吴国,率军去救吴国,走到巴丘,听说吴国已经灭亡,他穿上白色的丧服,流泪回去,和广州刺史闾丰、苍梧太守王毅各自送上印信投降。孙皓派遣陶璜的儿子陶融,拿着他的亲笔信劝陶璜投降,陶璜流了几天的泪,也送上印信投降。皇帝全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职位。

在王浚东下时,吴国城镇戍守部队都望风归附,只有建平太守吾彦固守城池,不能攻下,听到吴国灭亡,才投降。皇帝委派吾彦担任金城太守。

起初,朝廷尊崇、重用孙秀、孙楷,想以此招引吴国人。等到吴国灭亡,孙秀降为伏波将军,孙楷降为度辽将军。

琅邪王司马伷派遣使者护送孙皓和他的宗族到洛阳。五月初一,孙皓到了,和他的太子孙瑾等人用泥巴涂在头上、双手反绑,来到东阳门。皇帝下诏派遣谒者解开绳索,赐给他衣服、车辆、三十顷土地,每岁供给金钱谷粟和绢帛,十分厚重。任命孙瑾为中郎。以前为王的各个儿子都为郎中。吴国往日有名望的人,都按照才能给予升迁。孙氏将吏渡江归附晋朝的,免除十年的赋役,百姓免除二十年的赋

役。

初四,皇帝走到殿前,大会文武百官以及四方使者,国子学生也都参加了。接见归命侯孙皓和吴国投降的人。孙皓上殿,叩头到地。皇帝对孙皓说:“我安置这个座位等待你已很长时间了。”孙皓说:“臣下在南方,也安置了这样的座位以等待陛下。”贾充问孙皓说:“听说您在南方挖人眼睛,剥人脸皮,这是哪一等级的刑罚啊?”孙皓说:“对那些谋杀他的君主以及奸邪不忠的臣子,就施行这种刑罚。”贾充沉默不语,十分羞愧,可是孙皓去面无愧色。

皇帝平静地询问散骑常侍薛莹,孙皓亡国是什么原因。回答说:“孙皓亲近小人,刑罚恣意刻薄,大臣将领都不能保全自己,这就是孙皓亡国的原因。”另一天,又问吾彦回答说:“吴主英明杰出,辅佐大臣德才兼备。”皇帝笑着说:“如是这样,是什么原因亡国呢?”吾彦说:“天赐的福祿永久存在,只是天道另有归属,所以被陛下擒获而已。”皇帝认为他回答得很好。

王浚攻入建业,第二天,王浑才渡过长江,他想王浚不等自己到,就先接受孙皓的投降,心里十分羞愧愤恨,想要攻打王浚。何攀劝王浚把孙皓送交王浑,事情才得到解决。何恽因王浑与王浚争夺功劳,给周浚写信说:“《尚书》推重能够谦让,《周易》推崇谦退更增光明。在先打败张悌,吴国人丧失了士气,龙骧将军利用这个机会,攻陷了他们的国家。我军队出兵太迟,已经失却机会,没有赶上建功立业,到现在才来争功夺利;对方既不会沉默不言,就将损坏和气的弘大气度,产生的互不服气的无益竞争,这实在是我所不能赞同的。”周浚接到信,就规劝阻止王浑。王浑不采纳,还上表告王浚违反诏令,不听调度,诬告了许多罪状。王浑的儿子王济,娶常山公主,宗族党羽势力强大。有关官员上奏,请求用囚车征回王浚。皇帝没有准许,只是下诏责备王浚不服从王浑命令,违背了诏令并且见利而昏昧。王浚上书辨解说:“前次接受诏书,命令臣下直接开到秣陵,又令接受太尉贾充的调度。臣下在十五日到达三山,看到王浑的军队在北岸,派人送信

邀约臣下。臣下的水军乘风而下,直接开到敌人城下,没有机会掉转船头拜谒王浑。臣下在中午到达秣陵,傍晚才接到王浑所颁下的应受他调度的符节,他想使臣下在次日十六日率领所有部队回头去包围石头城,又索求蜀地兵士和镇南大将军拨过来军队的准确名单。臣下认为,孙皓已经前来投降,没有理由费力去包围石头城;此外,军人名册,不是匆忙之间可以造出来的。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,不能奉行,并非胆敢忽略不听圣命。孙皓众叛亲离,只是一个独夫坐在那里,就像鼠雀贪恋性命,仅求不死而已;可是江北各支军队不了解虚实,不早日前去擒获,这确实是个小小的失误。臣下一到便捉住了他,反而遭到怨恨,并且有人说,‘看守敌人用了一百天,却让其他的人捉住了吴王。’臣下私下以为,侍奉君主的态度,是只要对国家有利,无论生死都要去实行。如果顾虑个人受人猜疑以逃避罪责,这是臣子们不尽忠以谋私利,实在不是圣主和国家的福兆呀!”王浑又抄录周浚的信上告说:“王浚的军队获取了吴国的宝物。”还说:“王浚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毁孙皓伪皇宫。”王浚再上表说:“臣下孤单无助,和强大宗族结下怨恨如果冒犯君主,罪过还有被免除的机会;不顺从权贵重臣,灾祸就难以预测了。”伪中郎将孔捷说:二月,武昌失守,水军就要来到,孙皓巡视石头城归来,左右亲近的人都握着刀跳跃着大声喊着说:‘我们一定得为陛下决一死战。’孙皓心中大喜,以为他们一定能这样做,就拿出所有金银财宝赐给他们。那些小人行为不正,得到赏赐就逃跑了。孙皓恐惧,于是计划投降。请降的使者刚离去,左右亲近抢劫财物,掠夺妻妾,放火焚烧宫殿。孙皓到处躲避,担心不能免死。臣下到后,派遣参军主事的扑灭大火。周浚首先进入孙皓的宫殿,王浑又首先登上孙皓的船只。臣下的进入观看,都在他们之后,孙皓宫殿中,竟然没有垫席可坐。如果孙皓有遗留的宝物,那么周浚和王浑已先获得了。周浚等说臣下屯聚蜀地人士,不及时送出孙皓,有想要谋反的情形。又惊骇骚扰吴国人,说是

臣下要全部杀了他们，抢夺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希望他们作乱，使自己的私怨得以发泄。谋反的大罪过，尚且被加到臣身上，其他的恶言诽谤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今年平定吴国，实在是最大的喜事；至于臣下本身，反遭灾祸。”王浚到京城，执事官员劾奏王浚违背诏令，犯了大不敬的罪，请求交付廷尉判罪。皇帝下诏不准许。又劾奏王浚在赦令颁布后烧掉敌人一百三十五艘船只，请求下令交付廷尉囚禁推问。皇帝诏令不予追究。

王浑、王浚争功不止，皇帝命令守廷尉广陵人刘颂具体核实这件事，刘颂以王浑为上功，王浚为中功。皇帝以刘颂判断不公平合理，降职为京兆太守。

庚辰日，皇帝给贾充增封食邑八千户；委派王浚任辅国大将军，封襄阳县侯；杜预任当阳县侯；王戎任安丰县侯；封琅邪王司马伷两个儿子任亭侯；给京陵侯王浑增封食邑八千户，进爵号为公；尚书关内侯张华进封任广武县侯，增邑一万户；荀勖以专心掌管诏命的功劳，封他的一个儿子任亭侯；其他的各个将领及公卿以下的官吏，赏赐各有等级。皇帝以平定吴国的功劳，以简策祭告羊祜庙，并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，食邑五千户。

王浚自以为功劳很大，反被王浑父子与他们的党羽所凌辱压制，每当进见时，都陈述自己攻城拔地的战功和遭受冤枉的情形，有时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，言辞很不恭敬；皇帝总是宽容他。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浚说：“您的功业是够伟大的了，然而遗憾的是对待伟业的态度还不够完美。您率兵胜利归来时，应头戴方巾住在家中，口里不谈平定吴国的事情，如果有询问的人，就说：‘这是圣主的德行，各位将帅的力量，老夫出了什么力呢？’这是蔺相如之所以能说服廉颇的原因，王浑听到后能不感到惭愧吗？”王浚说：“我开始时把邓艾无罪被杀的事作为鉴戒，害怕祸难降到自己身上，不得不辩白；到了后来，心里总还装着这件事，就是我的器量狭小了。”当时的人都认为王浚的功劳大而酬劳轻，替他气愤不平；博士秦秀等人同

时上奏章，为王浚申辩冤屈，皇帝于是提升王浚为镇军大将军。王浑曾经拜访王浚，王浚严密地设置守卫，然后才见他。

杜预回到襄阳，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了，忘了战备一定会遭到危险，于是勤奋地进行军事训练，申令严密地进行防守。于是引泄水、洧水，浇灌一万多顷土地；开凿扬口，贯通到零陵、桂阳的漕运，国家和百姓都从中获益。杜预身体骑不上马，射箭穿不透铠甲上的叶片，可是指挥军队战胜敌人，各个将领不如他。杜预在镇守的地方，多次给洛阳权势人物赠送礼品，有人问他的原因，杜预说：“我只是担心受到祸害，不是想捞取什么好处。”

诸葛靓躲避不出，皇帝和诸葛靓是故交，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妃，皇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家里，于是就前去看他。诸葛靓躲进厕所，皇帝还是逼他出来见面，对他说：“想不到今天又能够相会！”诸葛靓泪流满面说：“臣下不能漆身毁面，再次见到圣上，实在愧恨！”下诏委派他担任侍中；他坚决推辞不就任，而是回到乡里，终身不向京城的方向而坐。

冬，十月，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。胡威担任尚书时，曾经规劝对当时政治的放松。皇帝说：“尚书郎以下官吏，我没有加以宽容。”胡威说：“臣下的陈述，哪里是在丞、郎、令史？只是说像臣下这一类的人，如此才能严肃风气、修明法令。”

皇帝下诏说：“从前自汉朝末年开，天下分裂，刺史在内要亲自处理政务，在外要统率兵马。现在天下统一，应该收藏起兵器，刺史职责，都要如同汉代旧例；州郡军队全部除去，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，小郡设五十人。”交州牧陶璜进言说：“交州、广州东西绵延几千里，不归附的有六万多户，旭附官府管理的才五千多家。两个州唇齿相依，只有军队才能镇守。另外，宁州各夷族，外在交、广二州上游，水路陆路都可到达，州兵不应该减少，以免军事力量单薄空虚。”尚书仆射山涛也进言“不应该除去州郡的军备”；皇帝不接受。等到永宁以后，盗贼到处闹事，州郡没有防备，不能制服，于是天